

世界文学



名著百部

总统先生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总统先生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著
刘玲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周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言

1967年，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很快蜚声世界文坛。阿斯图里亚斯从事过外交官、律师等各种职业，先后两次侨居和流亡国外共二十多年。旅法期间，他专心研究古印第安文化，并进行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传说》（1930），《总统先生》（1946），《玉米人》（1949），《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死不瞑目》（1960），《危地马拉周末》（1956），《珠光宝气的小家伙》（1961），《那个混血妞》（1963），《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马拉德龙》（1969）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诗集《十四行诗集》（1937），《云雀的太阳穴》（1949），《贺拉斯主题韵文习作》（1951），《博利瓦尔》（1955）等，另外还有一些剧本被收录在《戏剧全集》（1964）中。

《总统先生》是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主人公的原型是1898—1920年间执政危地马拉的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作者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了一个粗俗、狡诈、怪戾、凶残的专制暴君形象。小说极力营造出在此人魔掌的笼罩下，遍及全国的愚昧、贫穷和恐怖的氛围。

在驾驭语言的能力上，阿斯图里亚斯表现出高超的智慧，鲜明的口语色彩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栩栩如生、千姿百态的



对话是阿斯图里亚斯勾勒人物性格的有效手段。在一般的情况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偏向于脸谱化和群体化。

可贵的是，阿斯图里亚斯并不是简单地描摹口语，而是通过精心的锤炼和琢磨，使文学语言更为典雅精致，充分发挥了语言收放自如的表达能力。他有时把精心萃取出的语汇纳入口语句式跳跃跌宕、主题骤转的快速节奏中，来渲染焦虑不安的心情和混乱骚动的梦魇；有时又用俚俗的字眼组成冗长的书面式语句，造成荒诞的对照而取得嘲讽效果。此外，作者还大量使用谚语、童谣、古诗、民歌等来为小说增色添彩、加强意境。

阿斯图里亚斯在小说中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夸张譬喻，他更多地是追求一种荒诞效果，于是苦心搜寻冷僻、古怪、奇诡的表达方式，令人始料不及。



目 录

第一部 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一	在天主教堂的门廊下	(1)
二	“苍蝇”的死亡	(7)
三	佩莱莱逃亡记	(13)
四	天使之面庞	(18)
五	那个畜生!	(26)
六	将军的头颅	(33)
七	佩莱莱入天堂	(40)
八	门廊附近的木偶艺人	(48)
九	玻璃制成的双眼	(53)
十	军中之王	(60)
十一	将军家的劫案	(66)

第二部 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

十二	卡米拉	(74)
十三	抓捕	(84)
十四	歌颂功绩	(94)



总统先生

十五	叔婶们	(99)
十六	在“新院”	(106)
十七	奇怪的爱情	(120)
十八	门响了	(127)
十九	算账和可可粥	(134)
二十	狼狈为奸	(139)
二十一	天摇地动	(146)
二十二	活的坟墓	(154)
二十三	一份给总统先生的呈词	(161)
二十四	妓院	(165)
二十五	死的归宿	(177)
二十六	梦魇	(186)
二十七	逃亡路上	(194)

第三部 年年，月月，日日

二十八	黑暗的对话	(206)
二十九	军事法庭	(214)
三十	临终缔的婚姻	(220)
三十一	残忍的守卫兵	(225)
三十二	总统先生	(232)
三十三	必要的补笔	(240)
三十四	镜中之花	(249)
三十五	歌中之歌	(255)
三十六	革命	(263)
三十七	托依尔的舞蹈	(268)
三十八	旅途	(278)



三十九 港湾	(286)
四十 捉迷藏	(291)
四十一 一切如常	(296)
尾声	(301)



第一部 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一 在天主教堂的门廊下

“发出你坚石一样的光吧，鲁兹贝尔，发光吧……”如同祈祷声般的催促大家做祷告的大钟不断地敲响。在这阴暗与光明更迭、白天和黑夜交替的时刻，这声音听起来使人愈发压抑。“鲁兹贝尔，发光吧，在腐败的基础上，发出你坚石一样的光亮！发光，发光……发出火光……火光，发光……发光，火光……”

乞丐们歪歪斜斜地从市中心的饭店里乞讨归来，沿着如大海般宽广的大街走向大军广场，躲到大教堂的阴凉处去歇息，这座孤独而寂寞的城市就这样被撇下了。

晚上，乞丐们就集聚在一起，如同星汇天空。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跑到天主教堂的门廊下来过夜。穷是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们冤家似地相互诅咒，彼此对骂，有时还互相吐唾沫，又常用胳膊肘你捅我撞，掷泥块，直至恶狠狠地对咬。在



他们组成的家庭中他们整天与垃圾为伍，体贴和信任是从不可能有的。他们各顾各地，和衣而睡，偷偷摸摸似地把自己的“财富”打成小包枕在头下。他们的全部“财富”就是旧报纸包着的饭团、烂桔子和烂香蕉、剩菜、破鞋、蜡烛头。

在门前的阶梯上，他们数着钱币，为辨别真假，还用牙齿去咬。他们小声地说着，查点着乞讨来的，或是在街头靠护身符和石块争夺来的食物，接着就偷偷地咀嚼着毫无滋味的干面包。他们从来不懂得互助。乞丐们都是吝啬鬼，他们就是把吃不了的食物给牲畜，也不肯给吃不饱的同伴。

他们吃饱了，把钱小心地包进打了六七个结的手绢，就进入了梦乡。他们梦见肚子瘪瘪的猪，面目苍白的老人，瘦得皮包骨头的狗，大车的轮子，还恍惚看见神父们进入教堂去做安魂弥撒，又仿佛小腿上贴了一弯冷冷的新月。有时，他们被一个梦见自己在大军广场走迷了路的傻子吵醒。有时她梦见自己好象肉铺里的猪肉那样挂在钩子上，浑身叮满了苍蝇，被一个瞎老太婆的啜泣吵醒。有时也被连拖带打地押着一名政治犯的巡逻兵和巡逻队的脚步声闹醒，几个妇女紧跟在后面，用泪水湿透的手绢擦干他身上的斑斑血迹。有时又被一个满身长着疥癣的人发出的如打雷般的鼾声，或被一个肚里怀了孩子的聋哑女人的害怕的叹息声吵醒。但是，最凄惨的是傻子的叫喊，一声撕裂心肺的、非人的哀号，长嚎划破了宁静的夜空。

常有个醉汉在周日参加到这伙奇怪的人当中。睡梦中，他呼唤着妈妈，像小孩子。傻子一听到醉汉嘴里那既象咒骂又象悲叹的“妈妈”两字，就立即坐起身子，他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张望着门廊的四周。他听到醉汉哭也吓哭了，周围的伙伴都被吵醒。



一时之间，人声鼎沸，野狗狂吠。为平息混乱，几个火气大的乞丐跳出来：“警察会来的，别叫了。”这里没有一个人交得起罚金。警察才不高兴来呢！“法兰西万岁！”那个乞丐中最爱开玩笑的人绰号叫“空心腿”的乞丐大喊一声，盖过了傻子的哭闹。平时一到晚上，这个瘸腿的家伙常常用奇怪的腔调模仿醉鬼，而本来睡的很熟的傻子佩莱莱一听到叫声就爬了起来。那些蜷缩在破毯子里的人看看他疯疯癫癫的样子，一边格格地笑，一边辱骂。傻子对这些丑恶的面庞连看都不看一眼，全不在乎。他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出，直哭到精疲力尽，才又慢慢地睡去。但是，每夜“空心腿”的叫声几次把他弄醒：

“妈妈！……”

佩莱莱突然把眼睁开，像所有梦见自己坠入万丈深渊而惊醒的人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缩在一起，开始眼泪纵横。但是他实在太困乏了，慢慢地又睡了过去。他蜷缩着身子，在什么都不知的状态中发出疲劳过度的呻吟。可是，一声叫喊又把刚刚睡着的他唤醒：

“妈妈！……”

这是那个外号叫“寡妇”的黑白混血儿下流胚的声音。他学着老太婆的怪模样，笑个不停，接着念道：

“……仁慈的妈妈，吾等之希望，愿上帝保佑，愿上帝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中……”

傻子醒了，憨笑着，好像什么都值得一笑，包括痛苦、饥饿、眼泪。“哈、哈、哈……哈、哈、哈！”乞丐们跟着放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胡子满脸的大肚子乞丐，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乞丐直乐得象山羊似地用脑袋顶着墙不能控



制自己，尿了一裤子。几个瞎子大发牢骚，被闹得没法再睡。只有女人们才这么说，缺了双腿的瞎子“苍蝇”说。

没人理睬“苍蝇”的自我吹嘘，也只把瞎子们的话当成耳旁风。“我在炮兵营里长大！在军官和骡子的踢打下，练出了一身拉车的好本领，年轻时能拉着装大风琴的车子满街跑！我，有一回喝得不省人事，弄瞎了两只眼睛，也不知怎么搞的；又不知什么时候，在另一次酗酒，丢掉了右腿；后来，又喝醉了，结果不知在什么地方，被压断了左腿！……”

在乞丐们的传播下，所有人都知道佩莱莱听到说他妈会发疯。于是一天到晚总有人冲着他喊“妈妈”，无论他走到哪里。为了躲避这个可怕的名词，可怜的傻子跑遍了全城的每一个角落。他想到别人的家里躲一躲，主人不是放狗咬他，就是让仆人把他赶走。他不论走到哪儿，都会立即遭到驱逐。没人理会他精疲力竭、无法挪动一步，没人注意他的目光中的乞求怜悯。

这个城市又大又小，让他力气耗尽，再也跑不动了，却又找不到一个地方容身。担惊受怕的黑夜刚过，迫害重重的白天紧跟着就来了。人们纷纷地追着他喊叫：“喂，佩莱莱，星期天跟你妈去睡觉吧！你这婊子养的狗杂种！老太婆在等着你呢……”然后把他的衣服都撕扯成了碎布片。为了躲开顽童的追逐，他逃到贫民窟去，不料到了那里受了更大的欺侮。那儿的人都穷，一见他跑来，就没好气的辱骂他，并向他扔石块、空罐头、死耗子。

这一天，做晚祷的时分，傻子从贫民窟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走上天主教堂门廊的台阶。他背后拖着恶作剧的人贴上去的风筝飘带，帽子没了，前额流着血。大墙的投影，街上狗走



过的细碎脚步，簌簌落下的树叶，车轮的滚动……这一切都使他非常害怕。天快暗时，到了教堂门口，乞丐们都正在数钱币。“空心腿”正在和“苍蝇”吵架，瞎老太婆又梦见自己象肉铺里的肉那样，叮满了苍蝇，挂在钩子上晃荡，聋哑女人揉着肚皮，奇怪它怎么越胀越大。

傻子就那样躺着，快死了一样。他已经好几个晚上都没睡了，好几个白天没有停下来过。乞丐们一边搔着痒，一边平静下来。跳蚤叮得他们无法入睡，就索性支起耳朵听宪兵们在没有什么灯光的广场上踱来踱去的脚步声和哨兵们身上刀枪碰击的铿锵声。这些人在晚上在兵营的窗口站岗，像幽灵一样守卫着国家总统。可是，没人知道有多处官邸的总统在哪里安寝，没人知道睡觉还攥着皮鞭守着电话的总统如何睡法，没人知道被断言从不睡觉的总统何时入睡。

朝着天主教堂的门廊走来一个黑影。乞丐们象毛虫似地缩成一团。在这黑沉沉的夜晚，只有一只猫头鹰发出的咕咕声和那个军人皮靴声相互应和……

“空心腿”睁大了无神的眼睛，对着这好象马上就要毁灭的夜空，低声地对猫头鹰说道：

“猫头鹰，猫头鹰！带着盐巴和辣椒快动身……保我平安，驱邪除病！”空气好象在痛苦地颤动。“苍蝇”伸手摸着自己的脸，“寡妇”躲在瞎子们中间划着十字，只有佩莱莱还睡的很熟，一个人一动不动的躺着。

只见黑影朝他踢了一脚，还冲他挤眉弄眼，开玩笑似地说：

“妈妈！”

可佩莱莱却猛扑向了来人，没等那人掏出枪来还手，把他



总统先生

按倒在地，傻子的手指已捅进他的眼窝，咬烂他的鼻子，死命地打，直到那人一动不动。

猫头鹰又飞了回来。乞丐们都吓得紧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佩莱莱疯狂般地向黑暗深处跑去。

就这样，这个绰号叫做“小骡人”的何塞·帕拉莱斯·松连特上校的性命被一股盲目的力量结果了。

天就要亮了。



二 “苍蝇”的死亡

警察局二处的平顶房、基督教小教堂和一幢泥瓦匠们正在施工的砖瓦楼房都被阳光镀成了金黄色。街上走着很少的人，有的人家门已打开。一群群探监的妇女坐在警察局阴湿的院子的石凳上。她们都没穿鞋，穿着过膝的宽大裙子，身旁围着一群孩子，膝盖上放着装早餐的篮子，小的叼着妈妈松弛下垂的乳房，大的眼睛盯着篮子里的面包直咽口水。她们一边哭，一边相互诉说不幸。一个患病的干瘦老太婆，无声流泪，为了让别人知道她是最痛苦的母亲。可是，在这个充满了阴冷气的鬼地方，在这两、三棵枯树和一个枯竭了的喷泉旁边，在几个没什么精神地用唾沫擦拭着赛璐珞领章的值班警察面前，她们唯有听天由命而已，一切不幸都是无法挽救的。

“苍蝇”被宪兵拖着从女人们面前走过。这个宪兵是在步兵学校那条街的街口逮捕这个乞丐的。乞丐被象猴子一样扭进警察局。但是妇女们没人想到这个引人发笑的场面，她们的注意力都在看守所的门，因为看守随时都可能出来收取她们送来的早餐，转告犯人们的口信：“ he 说是……他已经好多了，你不用为他担心！”“说是……买四毛钱涂伤口的药膏，等药铺一开门！”“他说……你别信他告诉他堂兄的那件事！”“他说……找个小律师就行，大律师太费钱！”“他叫你别跟他怄气，前些日子抓进来的那个……也已有了自己的相好！”“他说……他这



几天大便不通，叫你买几毛钱泻药！”“他说了，别卖衣柜，如果还过得去！”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苍蝇”对警察的虐待提出了抗议，“我穷，但不能随便欺负！我穷得清白！听着，我不是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玩偶，再说我也不是傻子，你没有资格这样拖着。我们又要被关进‘乞丐收容所’去了。他妈的，他们不管人的命，装点门面是为讨好美国人。披着的是破毯子，不给饭吃，那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

乞丐们被抓来，关进一间名叫“三个玛丽亚”的空间狭小、光线阴暗的地牢。“苍蝇”象螃蟹似地爬了进来。在外面时，铁门闩的铿锵声以及满身汗臭和烟味的看守们的斥骂声压了下去他的声音，可是一进地牢，这声音就显得格外响亮：

“哎呀，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哎呀，上帝保佑我吧！”

黑暗在折磨着他们，他的伙伴们正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啼哭，他们以为再也见不到光明了，他们怕死在这里，恐惧一刻不停的缠着他们。最使他们不寒而栗的是，听说会把他们极不在意地宰了熬油，或者割下脑袋，把肉分给警察吃。他们越来越怕，想象着吃人者亮亮的胖脸、肥得像屁股一样的两腮、胡子沾满唾沫……

而这里，还有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教堂司事。

“先生，你是第一个到这里来的，如果我没有弄错。你在我前面，对吗？”

大学生没什么好说的，却又不甘心寂寞。

“嗯，大概是这样的吧……”教堂司事答道，他很想黑暗中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和他说。

“唔……你是为什么被捕的……”



“可能是政治方面吧……”教堂司事回答说。

大学生吓了一跳，费劲地说道：

“我也是的……”

乞丐们在自己身边摸索着他们那每天带在身上的存放食物的提包，其实他们所有的东西连口袋里的一根火柴都被扣留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了，命令没有一丝余地。

“你现在到什么地步了？”大学生追问道。

“我也没有被审讯过。我在看最高当局如何处罚我！”

教堂司事说着，在不平整的墙上蹭了蹭被虱子叮得很痒的后背。

“你是……”

“我什么也不是！……”教堂司事气呼呼的打断他的话说。

“我什么也不是！”

这时牢门随着一声响，开了一道缝，又有一个乞丐被推了进来。

“空心腿”推门时喊了一声：“法兰西万岁！”

“我被捕是……”教堂司事毫不保密地说。

“法兰西永生不死！”

“……我无意中做错了一件事。我本来应该取下教堂门口通告栏里德拉奥圣母诞辰的通知，结果却取下了总统先生太夫人寿诞弥撒的通知。这就是原因！”

“可是，是谁告诉他们的呢？”大学生低声问道。这时教堂司事用手指抹掉了掉落的泪珠。

“我倒霉吧！……后来他们说我是革命党把我抓住，带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局长打了我两记耳光，把我关进这间地牢，完全与外界隔开了……”